

小說  
臨湘女子 (八) (恂)

天恨遂以送女回家事。商之葉生，葉人慨然承諾。翌晨，葉生與女，遂向天恨告別。天恨親送出門。江直，舟失所在，始悵然而返。陰念，設其不幸而終不能來，反覆尋思。心殊焦急，日惟閑坐，以盼綺霞之消息。

此消息傳到女家，女父與家人皆狂喜。如異珍之失而復得。相與出門。盼女之至。顧女父因聽真繼室之譖，虐待其○。致女餓瘦困苦而迫於求死。是女父之於其女，本已漠然視之。幾不復尚知爲親生之骨肉也久矣。乃一旦聞女歸來，胡又欣喜若是。此則有當補敘者。先是女失踪之日，或奔告女父。言女已

歸有光曰：天下之物，其可以爲吾者，皆足以爲累。達哉言乎！權位也，利祿也，休論矣。即聖賢道德，適窮困以累其身。學士文章，適研摩以累其腦。男女愛情，適思憶，以累其心。苟欲無累，不如無有。

其舅固眇一目者，聞其詩，憤罵而

去。聯話：其舅固眇一目者，聞其詩，憤罵而去。

齊耀珊長浙時，專用私人。凡親戚

所受之刺激爲誘因者，如足力疲勞

或山雲雨之思。是其例也。其以內部

又如下體與被褥相摩擦，乃至起風

水，身爲衣物所襯壓，而夢拘囚。

山雲雨之思。是其例也。其以內部

又如下體與被褥相摩擦，乃至起風</p